

新西部小说丛书

若有人兮

RUOYOU RENXI

邵振国 著

SHAOZHENGUO ZHU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罗，既含
睇兮又宜笑，子慕余兮善窈窕……



读者出版集团

DPGC.L

敦煌文艺出版社

新西部小说丛书

I247.57
1080

若有人兮

邵振国 著

SHAOZHENGUO ZHU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罗，既
睨兮又宜笑，予慕余兮善窈窕……



读者出版集团

DFGCL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若有人兮 / 邵振国著. —兰州: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7-5468-0069-1

I. 若… II. 邵…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17665 号

若有人兮

邵振国 著

新西部小说丛书

策 划: 王忠民

项目负责: 王 跃

责任编辑: 王忠民 江少敏

装帧设计: 余 岚

出版发行: 敦煌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730030)

电 话: 0931-8773233(编辑部)

0931-8773235(发行部)

印 刷: 兰州大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 张: 20.25

字 数: 320 千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 000

书 号: ISBN 978-7-5468-0069-1

定 价: 2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第一章

史淑芬听见自己身体扑通——响了一声，倒在地上。

那倒地的声音好像有回音，回音荡荡。那倒下去的地方很陌生，好像她从未来过一样。大坡斜挂着一块块光秃的田地晃动，深沟撕扯着天空翻覆旋转。听不见一声鸡鸣狗叫，听不到地窟窿里一只田鼠蹿动，听不到一株苞谷秆子风吹摆动。只感觉在她的体内有一片无限开阔的无比陌生的大地，黄土泛着潮气和土腥味，地面尚存活着一棵树，枝枝叶叶尚且茂盛，冠顶飘着柔软的阳光。

这年史淑芬二十八岁，这是一棵秀美无比的树。她在将死的时候回瞅自己一眼，她像被扒光了衣裳，肉身浮肿，皮肤绷得白白亮亮。渐渐恍浮出那个娘家在渭河川道，奶名叫毛蛋的小丫头，穿着件洋绸小褂，半袖露出藕段样细嫩的胳膊，跟着她大大读书识字。她的大大史殿选，新中国成立初就死在监狱里了，他生前不知道她嫁到这达。

呱——呱——一群乌鸦噪唤，黑翅红喙昏迷地掠过她的眼皮。她的眼皮绽开一丝缝隙，看见那个十八岁的毛蛋，乘进一顶红透透的轿子，轿一走一颠晃，她伸出一只纤细的小手撩掀轿帘，偷瞅陌生的南山沟野。

史淑芬感觉不出她在哪达，手指插进黄土内，挖抓一把什么塞进嘴里吞嚼起来，嚼的不是草茎草根，也不是黍禾根，嚼的只是黄土疙瘩。她的手指早已磨破，结着厚厚的血痂和泥土嘎嘎。

这时有一团黑影飘飘忽忽，携着一股勃勃的阴气，迎着阳光挣动，阳光就

发出吱吱的响声。一只大手伸过来捋巴她的脖颈和胸口，呼叫着“娃妈妈，娃妈妈！”她看见一张端正的大脸，短发楂根，是她的男人张青堂。噢，这才觉出她倒在自己男人的坟上。

“青堂，你等等我！”

“不行，屋里还有娃子。”

“我撑不住了！”

“那么我给你些精气。”

一阵阳光、山风、黄土翻覆滚动，那股阴气穿透了她的肉体，感觉出腹部、大腿根处那黑茸茸的地方，被触抚撞入，一股阴潮的黄土味和往昔熟悉的男人味，那里确有了柔软的阴湿。当她再睁开眼的时候，那座坟头及周边，骤然生出好大一片绿绿莹莹的刺芥和苦曲，阳光斑驳闪烁在那茎茎叶叶上。叶片肥肥甸甸，茎叶继续生长拔节，随风摆动。她爬滚上去薅挖吞食，连着根须泥土一起塞进嘴里，手指胳膊无力地颤落，就直接用嘴去啃，像只猫猫狗狗的动物，直吞得她呃——的一口胃液酸水呕吐出来，那绿腥腥的泥土草汁挂在嘴角和腮边，觉出又活过来了。“青堂用骨血变的这些食物，自己不能都吃光，须留给娃子。”她扯下身上那件褂子，把一茎茎薅挖的刺芥、苦曲包裹起来，侧转脸颊望了望村庄方向。

夕晒闪刺，那大坡斜挂的田亩埂边立着一个人影。山太大，人影小。这年景少有人能站立，多爬爬滚滚。

夕晒刺亮地照着他制服褂上的四个兜，左上兜别一杆钢笔。数十年后孙志福回忆起来，依然清晰地记得他这年当大食堂伙管员的形象。

没人敢当面呼他的大号，只恭敬地称呼他莲花大大。他有个丫头叫莲花，已跟她妈妈讨饭走了。莲花是他赴朝鲜当兵前生的，孙志福似乎不记得这一年莲花该多大，几岁？这一年他眼睛酸困乏乏地望着大坡下方，沟崖畔那块坟地，那具倒落滚爬的肉身。

这年景目光望久了会酸困，这年景没有人去想炕上的事，可是孙志福想得太久了也就例外了。他在四年前，修东梁渠时就想她；他在两年前，炼钢时就想她。他本该下坡去迎她，可是她在她男人的坟地里，迎上去孙志福太没个人样子！

他只候着她那饿殍样的身影朝这大坡土路摇晃移来。他一见她那具肉身，日他妈哩，他身上的弹片伤处就隐隐作痛起来。他跟自己女人刘月萍从来没这种感

觉,这种隐隐的痛感,并不很苦痛,倒是身子内越痛就越舒服,每每让他记起自己在朝鲜战场上流血倒下,死过两次,又活过来的那种感觉。

史淑芬比条虫爬得还慢,脸儿蜡黄,没有一丝血色,歇卧在路旁。看来她爬不上这架大坡,他想去扶她或背她,但是她那脸色眼神容不得他凑近。

“嘴大妈妈,我怕你爬上坡天就黑了,就误了大食堂放饭的时间!”

“不用你管,你走开!”

她呼气声很低很弱,身上滚挂着黄土。

“嘴大妈妈,你自己保重些,快些赶到食堂来,我给你留些稠的。”

他说罢仍舍不得离开样,但终还是尴尬难堪地扭身走了。她松了一口气,尚记得炼钢那年,他把她压倒在那间地窝棚内,她的脸颊、脖颈、四肢挣扎晃动,触觉到他腰里别着那把枪。那年他是地富分子监管大队的大队长。

往昔的光影碎片在这饥饿晕眩中一闪就熄灭了。

天色不知不觉就黑了,史淑芬又一次昏倒在夜幕初降的山道上,也许她见不到她的娃儿们了!也许更让她害怕的是那个男人,在这夜幕中他会折回来!不知什么原因她眼皮一恍,瞅见他手里拿着本红颜色本儿——“荣残证书”。那是令这大饥荒年景所有想活命的人都无比羡慕的,它可以领取国家抚恤金,换来额外的粮食。

二

西山庄前坡由山顶到山下人家院落错落排列,庄道巷道纵横交织,可是在这夜晚,却无一处灯火闪烁,只有星星、夜色、魑魅的树影,间或传来一两声尖利的分不出男女的哭丧号叫,瞬息又鸦雀无声。西山庄打从土改那年就设有“乡”的建置,叫南峪乡。张家老二张青庭,原先在庄腰有好大一片宅院,庄北也有他的车马院和麦场,而张青庭全家人被“扫地出门”了。老三即是史淑芬的男人张青堂,却保住了位于庄顶头的一座两进的院子,因为他被定性为“开明地主”。

淑芬像片云像片夜色像片树影挪进这座院大门,就又是扑通一声。好在这年景的身子木木的觉不出摔痛,肉浮肿着所以骨头也摔不断。她的丫头名叫浮云,队干部们却戏喊她“嘴大”,是说丫头在食堂抢吃抢喝的意思。浮云丫头听见

院里的响声，从堂屋出来搀扶妈妈，淑芬喘息说：“就在这达，卧一会儿。”淑芬躺在院子地上爬不到堂屋去，那石台阶高，门槛也高。满院没一处灯亮，屋门内黑洞洞的，油灯肚里的煤油早就熬干了。院门、屋门都大敞着，人没有力气关它开它。浮云捧来一碗菜汤，是从大食堂捎回来妈妈的那份，淑芬咕咚咕咚地喝了，但没有都喝完，每次都碗底子留下些稠的，等娃儿最饥的时候喂一喂。她问：“你弟弟们都回屋了？”丫头应声：“回来了。”白天，娃儿们像猫儿狗儿样四处寻食，地里刨挖，看能不能偷挖一窝队里的洋芋，偷擘一根苞谷棒子，被抓住打死，也比饿死强些。她终把自己挪进屋去，脊背倚着门板滑坐在地上，够不着去摸摸炕上的娃子。她每晚都扒着炕沿摸一阵，大娃叫扶正，老二叫扶光，还有个两岁的碎娃名字叫扶辰。黑暗中摸到他们的小脸和嘴巴，有气，还活着，嘴边有菜汤嘎嘎，喝过汤了。摸这个动作，就是关照，就是说话，问饥饿，就是淑芬所能做的一切！这晚她还额外分给娃们每人几根刺芥吞咽，娃们狼吞虎咽样几口就吃光了，黑屋内的亮眼珠仍盯瞅那只布褂包儿，还想吃，但要等到最饥的时候再给他们。淑芬不知道这样能维持多久，也许就在明日天亮，这一炕小生命连同她自己就都不在人世了！

“丫头，把屋门闭住，拴上。”

关门，这个如今很重的体力活，派场给浮云丫头。在她关门的时候，门外星光映在丫头棱棱的鼻梁儿上，很秀气的一双眼睛上，淑芬不知想到啥不该想的事，心痛痛地一掠动。“过来，妈妈给你梳梳头。”丫头毛辫几日未梳，毛烘烘的，和妈妈一起倚坐在靠窗的炕这边。淑芬又取出两根刺芥给丫头吃，让她嘴巴声小些。淑芬手臂乏乏地给她梳了几把头发，丫头就偎在妈妈的怀里睡着了。淑芬记起张家老四，娃的四大曾说丫头名字那个“浮”字不好，四大是位读书人，便把浮云兄弟们的排行字改换成“扶”。或许这颗字能使娃们活下来！

史淑芬睡在炕上，断肠样的饥痛使她昏迷不醒。不住地梦见自己吃东西，嚼食一株苞谷秆子，像头牛样嚼着。过一会又啃一根苞谷棒芯，干硬干硬的棒芯扎得嘴角嘴唇绽破流血。她想去厨屋生把灶火煮煮它，可是如今没有谁家烧灶冒烟，灶台上原先安锅的地方呈出一孔黑洞。大队支书邓永昌，人们也叫他三大大，领着人手叮叮当当把铁锅砸碎搬走了，把担水的铁桶、扁担上的铁钩都拿走了。她找来一把铁锨，锨头洗洗擦擦搁在了灶火上，揉巴一团杂面放在锨上，烙一块馍馍。她说自己先尝尝熟了没有，可她三口两口就尝光了，娃儿在旁边馋得

哇哇地哭，她那么后悔懊痛呃——的一口呕出来，却是泥土草腥的酸液。

虚脱的汗珠流湿了脸颊头发枕头和这片炕。星光蓝蓝的白白的从窗格透进来，蒙蒙听见谁在喊叫：“毛蛋，毛蛋！……”她眼角边悄悄地流下泪水，知道是她大大史殿选来接她，来招她的魂。“毛蛋，是大大让你受了这半辈子苦，现在跟我走吧！”她瞅瞅炕上的娃，摇摇头。大大在窗外说：“别哭，毛蛋，你从炕上爬起来，到屋外来说说话。”她爬不动，可是再一挣动她就飘了起来，身体很轻很轻。渭河边把鸡毛扎制的毽儿叫“毛蛋”，一踢一飞腾，鸡毛原本就是个轻飘飘的东西。她飘落到大大面前，史殿选说：“噢，你看你活得好好的，长得那么漂亮，像个大姑娘哩！来吧，到我的书房里来。”史殿选读过高师学堂，毛蛋的太爷是清末举人，做过官，史殿选则做过管辖半个县的洛门区区长。她跟着大大走，走进一间高屋脊双坡水的大玻璃窗的宅屋，那时候没有谁家见过玻璃。史殿选捧着一本线装古书，半躺在一张帆布摇椅上，毛蛋就立在他身侧，他念一句，她跟着学一句：“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罗……”他说这讲的是一个山间女鬼的故事。让毛蛋接着再吟：“若有人兮山之阿……”她感觉到那吟诗的声音越来越震响，越来越回音荡荡，忽然眼前漆黑一片，大大不见了，她喊叫：“大大——，大大——？”她就坠落在那片无限开阔的无比陌生的大地上，黄土山，深深的山洼，只有她一个人，滚爬在沟崖畔坟滩里。

啊——的一声痛苦呻吟，她睁开了眼皮，看见窗户上确实印着一个黑影，她真真切切地看见了。但她已经不会说话了，就要死去了。

“嘴大妈妈，你醒醒！”

她想问是谁，也发不出声。

“嘴大妈妈，快爬起来，我放在你门口的东西，快拾进屋去，别让人瞅见！”

她僵滞的身体根本动弹不得。

“快，不要被旁人拾走，我走了。”

之后听见蹑脚的轻响。

不知她挣动了多久，扑通一声，她根本觉不出自己身体摔落在炕下。一种求生的本能让她觉出门外那东西定是吃的东西！并吸引她爬到门上，拉开插关打开门，扑跌到门槛外面一把搂抱住那只装塞鼓鼓的布口袋。三两下撕扯开袋口，抓起一疙瘩什么就啃嚼起来，咯吱吱咯吱吱发出清亮的牙骨嚼磨声，直嚼得很久未

三

打饭窗口尚未打开，门也闭着，只钻出很浓的蒸气，人们瞅见那蒸气就知道今天不同往日。二队大食堂十天半月总能挨到一顿馍吃，菜汤内多少总还有些面

糊,二队大食堂吃饭的人多,也就是说二队饿死的人少。窗口下横横竖竖歪躺着排队的人,老汉娃子妇人丫头,平展展像睡在他家炕上,有的用洗脸盆占住位子,听到开窗的动静忽啦啦挣起肉身子,眼睛盯着窗内厨师傅的勺把子喊叫:“你搅!你搅搅!”是让厨师傅把底子下面稠的搅上来。虽然都是些饥饿将死的人,而这阵喊叫声嗡嗡隆隆却不低,有的还为队列位子谁先谁后争吵起来,想动拳动脚,倘若他们尚能抬动手脚的话。这个时候伙管员孙志福就出现了,呵斥几句:“吵屎啥,活不了几天的了,还吵!”人们果然很听劝地平息下来,人们可以不听大队书记邓永昌的话,却不敢不服莲花大大的管,怕他命令厨师傅的勺把出偏向。

史淑芬跟在队列末尾移进院内,听到那个男人说话声音她就脸颊烧烫,就看见自己在那个下半夜像个鬼样牙骨嘎吱吱啃嚼着,完全咀嚼不出那齜齜和羞耻的滋味!

前面打上饭的手里确捧着个糜谷馍,蒸得很暄乎,很馋人眼,二两大小,成人一个,娃子用刀齐齐地切开半个。排队的人前心贴拥着后背,伸脖探头踮脚,娃子老汉瞅着流下眼泪,滴下涎水,滴答在破衣烂褂襟前。“不要挤,前后都一样,缺不下哪个的!”那个男人喊叫着,数点着队列人数样踱向队列末尾。

他的目光就不假避讳地抹在她的脸上,她本该感激他那一袋救命的洋芋,可是她却恍见往昔他那样用枪押着她和张青堂。她眼皮垂落,把怀里的碎娃倒倒手,脸避到娃身体那侧去。

孙志福目光扫扫队列前边她的那三个娃,像是说死的人死了,活着的总还要活吧,娃子总还要有人拉扯吧!史淑芬像听到他目光发出的声音,立时想把肚里的食物呕出来,再回到那坟地里去!

孙志福最爱瞅她的那道挺端端的鼻梁儿,那么白皙柔软携着迷惑人的气味,好像那儿凝聚了她全身的性感,他的“弹片”就为那儿作痛。他朝院门方向踱踱又折回身,盯瞅她的臀腰,他的目光就又说死的死了,你还要生活!嘴大妈妈,你也睁开眼睛瞅瞅,如今这年景哪达还有个像样的男人,孙志福是党员,是县人大的人民代表,能代表人的人,不算是人尖子么?孙志福从朝鲜刚回到县上的时候,县人民武装部就想留下他参加工作哩,只是志福自己没应承,因为他战场上死过两回有些害怕继续背枪了,否则他现下便是县上的干部哩!记得他回到村里,村里正在搞合作社,县上指示社干部要照顾他,他身上至今携带着碎弹片,未取出。晚

上他抱着一把木杈看守麦场，仰躺眺望夜空而望见她，她即是张青堂的第三房小婆，瞅上去她就是跟一般农家妇人不一样，不知她到底哪达跟一般女人不一样。

孙志福感觉自己围着这个女人臀腰一转就多少年过去，听说公社将要吸纳他当干部，自己却冒那么大危险去接济一个地主小婆，若被人发现，他的一切就全毁啦！孙志福从她的腰后又踱步到队列前边去，好像听到她说：你再不要接济哪个，我就是个猪狗，饿死，也不想再吃你那口施舍！

就这时打饭窗口勺把子盆碗和喧嚷声停滞了，两位厨师傅呆眼瞅望院大门，排队的人也侧身扭脸，只见大队书记邓永昌陪着一干人进院，邓永昌哈腰恭敬地把一位年轻女人让在前头，院内各角落蹲卧吃喝的人也都停下吃喝。孙志福浑身一紧绷，怔愣住，他自然认识那个耳后梳着两把短短的毛刷儿的年轻女人，南峪公社书记马玉凤。

南峪公社现下迁址到花坪，也许是因为花坪地广粮多的缘故。

院内稀疏冷飕地几声咳嗽，马玉凤一双眼睫毛茸茸的大眼睛闪巴闪巴说：“打饭嘛，停下做啥！”院内这才恢复了勺把子和盆盆碗碗的响声。孙志福抻了抻制服褂，一个立正：“马书记，请检查食堂！”马玉凤没吭声，溜达着脚步走进灶房，屁股后跟着其他干部，一个个都比她年长，三宝大大邓永昌能给她当爹爹。这毛刷儿丫头一侧脸询问，三宝大大便连忙哈腰搭腔。马玉凤这年二十出头，两年前她做过炼钢工地宁远县团的总指挥，孙志福那年担任监管大队的大队长，就是经她任命的。再早，四五年前，这丫头十多岁当过邓家堡村高级社的副社长，她是天水地区行署一位来“蹲点”的专员扶持培养的妇女干部，因为她植树造林、打坝垒田出了名，引来全国水土保持工作会议在宁远县召开，这丫头便当选为全国劳动模范，大相片子登在《人民日报》上。

马玉凤瞅瞅大锅里的菜汤，望望蒸笼里的馍馍，看看她亲手调拨的粮食是否用得得当，问问犁地的人每日发放多少口粮，孙志福又一个立正回答了书记的问话。他没想到马书记今天会来检查食堂，他还以为自己的“事”发了！

马玉凤又踱到院里看看正在吃喝的人们，说：“捧这么大的个盆做啥，盆大不等于汤多。”人们不敢吭声。她眼睛扫视了一下窗口外排队打饭的人们说：“队排得倒整齐，有秩序，可是，我咋瞅着阶级阵线那么混乱呢！”

三宝大大急忙睁大眼瞅望队列中每一个人。马玉凤在历次的政治斗争中颇

认下几张地富分子黑五类的面相，她瞥了警队伍末尾的史淑芬，又把眼转向此时站在最前头的一个老汉——张保明，他正举盆伸向窗口，突然就呆滞住了。

张保明早年人们呼他“建德大大”，他的大房给他生的儿子叫张建德。新中国成立前他被国民党军队抓兵抓去当过数多年马夫，新中国成立初他回村带回来一布袋银元，购宅置地，还带回来一个小婆儿，为他生的碎娃叫狗剩，那小婆是个破落地主家的遗孀。张保明就因为这些，土改时被划为地主成分，后来还查出他当马夫时辨认过一个“面熟的人”，那人是地下党被逮捕下狱，所以张保明又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分子”。

大队书记邓永昌吼喝一嗓子：“张保明——，滚屎出来，站到最后去！”

张保明拄着根棍，提着只盆，早已站得两腿挪不动步，一副将死的样，颤抖抖地离开窗口，刚刚挪到队尾，就叮里咣当连人带盆子栽倒在地上。史淑芬吓得一动不敢动，不敢去搀扶他，她想幸亏自己排在最后。

孙志福吓得哆嗦起来，孙志福原本知道五类分子须最后打饭的规定，可是为了照看那个女人和她家的娃子就没顾上那么多。

马玉凤声音冷冷地说：“邓支书，你再查查这队列里还有啥不合适。”

邓永昌立时又一声喊叫：“嘴大——，把你两个弟弟领上，站到后面去！”

浮云怔愣，像没听懂那喊话，小脸煞白，好不容易候到窗下，眼看就要轮到手那刀切的半个馍了！史淑芬赶忙往三个娃跟前走，尚未走到地方就听三宝大大又喝道：“嘴大——！你听见了没有？！”满院子目光都瞅向三个娃，扶光“哇——”的一声吓哭了。就这时三宝大大和几个干部上前拉扯，浮云拖着小身子死活不走。丫头一声哭嚎那么可怜，史淑芬觉得比自己饿死百回干回都更加心碎，她就禁不住喊了一声：“放开我的娃！用不着拉扯，这口饭不吃可以，浮云，快过来，领上你弟弟过来！”

院内死寂一片，没人想到这个地主小婆竟敢这么声高，连马玉凤都被震呆了。史淑芬走上去把怀里的碎娃递给扶正，拉浮云向后走，丫头便“呜——”地哭埋在她腰身下，因为丫头大了，已经知道要脸面了。史淑芬也抹了把眼泪，朝三宝大大说：“你也是个大队书记，‘嘴大’不该是你叫的，娃有名字！”

马玉凤这才像醒过来样，倒吸一口冷气：“啊哟——，这还了得！这南峪还是共产党的天地不！”

马玉凤话音刚落,她身后几个男干部一起蹿上来,噼里啪啦一顿暴打,没头没脸没上没下地拳打脚踢,把史淑芬打倒在地上,娃儿们一片哭嚎,淑芬滚趴在地上呻唤说:“娃子别哭,让他们打,妈妈早就不想活了!”他们就又是几脚踏上去……

四

也许是看她遭受那样一场暴打,使他记起修东梁渠那年;也许是那年他女人刘月萍生下一个男娃叫成橧,让他对那年记忆颇深。但是成橧的鼻子眉眼啥长相却又模糊,只记得孙家盖房多少年攒不起一根橧,给娃起名,就叫他成橧吧!

那年抽调了六个乡、上万劳工“引聂河水上山”，人马调动得像军队一样，那条数十里长的山梁叫东梁，山下挖有蜂巢样的窑洞供人住宿，南峪乡的民工驻扎的那段工区在草川乡柏家山，人们长年累月爬山登梁开渠凿涵。不过孙志福得到领导照顾，他不必挥锹抡镢背土石，他只背个药箱各处转转，民工们十多人住一孔窑，他一个人占两孔，因为那两孔窑洞即是工地医院。

在住宿的大沟下方，那叫沟底的地方押解集中着各乡社的地富分子和反对合作化的男女囚犯，那叫监管大队，大队长是雷家村来的一位姓雷的，腰别小枪。孙志福常透过风烟尘埃往那里张望，按说他见过不少世面，见过飞机大炮坦克车，见过河南河北山东辽宁各省慰问团的女演员，见过战地医院女护士那白大褂裹束的酒精药棉味的腰身，可是不知怎么，那些全都不抵他这窑洞里的梦！梦见他跟那个小婆做那事，她臀腰脸庞飘来那么一股馨馨的柔软的气味！

他管不住腿脚地转达到那段最劳苦的工地，轰隆隆的爆破声和烟尘从涵洞口弥漫腾出，钻出一行行背着土石的男人，同样的破衣烂裤、土垢厚厚的脑瓜头顶，弯腰躬压脊背，嘎啦啦把背篓土石倾倒在山梁那边。他很少能见到她，一抬脸，倒是望见她的男人张青堂，那个汉身体硬朗不显老相，听说土改时他扛着一麻袋大洋，甩迈腿脚，主动缴到乡政府去。

孙志福心里咒骂他一声狗日的地主！孙志福有时想，自己枪林弹雨出生入死，除了分得几亩儿地子，还该分得些啥不！孙志福多时在山下医院忙碌，找他包扎创伤的人不少，也有感冒发烧找他讨几粒药片的。不光发药、打针，他还有权开具

病假条，有权指令大灶房安排病号饭。这日扑啦啦响起脚步声拥进窑门几道黑影，把窑内光亮影黑，他一看两个背枪民兵扶着一个长头发女人，把她放在地铺上，孙志福咿——地吸了口冷气，那负伤女人正是张青堂的小婆，石方砸伤了腿脚。他让两个民兵站到窑外去腾开光亮，急忙蹲下身去诊视。他在朝鲜见过断肢截腿，见过就是学过，这乡野哪里有啥正规医生，满方圆再找不出第二个孙药箱哩！“孙药箱”是当官有职位的人给他送的绰号，一般农民不敢这样呼他。他端来一盆清水，缩起她那条伤腿挂土印血的裤管，脱去鞋袜，先把那血污泥土洗掉，再用块白纱布细细地揩拭。那段白腿白脚就蒙满他两眼，就痉挛抽搐地钻进他心肉，直刺他下体，额头上汗珠子滴答落下。他一捏即知腿没有骨折，只是脚面砸伤了骨头，他依旧在那腿面上抚过来摸过去地问她：“这里疼不，这达哩？”她面无血色，头发挂土，不应声。他给她的伤处敷上消炎药包起纱布绷带，把一个民兵喊进窑说：“去，告诉你们雷队长，她踝骨和脚面都骨折了，需月把日子住医院，我给她开个病假条子。”这时张青堂钻进窑来，与窑外的民兵撕撕扯扯地终还是冲进来，说他只略瞅瞅就回工地，民兵答应了，那毕竟是他的女人砸伤了嘛！张青堂蹲伏在那张地铺旁，大膀子揽扶她的脖颈后背，她就柔软地往他肩头一倚，脸颊鬓发与他那黑胡腮轻轻贴依擦蹭，也不避讳旁边的人。孙志福在一旁受到那样的刺激，幻觉样望见他们亲吻，像当着他的面做起炕上的事，亢奋摇曳的两具肉身子下面露出她那段白腿和白脚丫。孙志福抑制不住呵斥了一声：“张青堂，这达是医院，你没病就回去！”孙医生说话很管用，民兵果然进窑来把他押走了。

孙医生舒了口气转向她说：“浮云妈妈，你安心住在医院里，隔日换一次药，事不大。我去为你安排病号饭哩！”她脸庞转朝窑壁，仍不吭声，这年她二十四岁，嫩嫩地躺在麦草地铺上。他那样兴奋无比地奔往大灶房，志福的嫂子就在大灶上做厨娘，嫂子先张口说：“屋里捎来话，让你回去，月萍怀着大肚子就要生娃了！”志福却说：“你看我能离得开哩！”志福根本不想回屋，娃妈妈肚里怀的正是成襁。他安排毕病号饭就匆匆返回医院窑洞，呃——的一声闭气颓丧垂头，那个嫩女人竟不见踪影了，她拖着那条伤腿伤脚是咋样挪步离开的哩？

那之后过去多少日子，他既没有告假回屋，也没能接触到那个嫩女人。有时他郁闷得真想把这药箱子撒尿掉！一日晌午他从工地往山下走，突然瞅见前边窄径上阳光闪耀着那段臀腰，他想民工们都在山上歇晌吃饭，不允许下山，没人能

孙志福回到医院窑内扑通栽倒在麦草铺上，身体那个难挨难熬。几缕阳光钻进门洞草帘，光柱子中飘浮着星星点点的尘埃和草屑儿，他大手抓握住地铺下的麦草秆子，他想他该追到沟底去，这时间或许那里没有民兵，她的那孔窑内也许只有她一人，她正在脱换那条粘了月经的裤子，他一撩草帘子，那阳光射线就飞腾起尘埃和草屑儿，光柱子就映亮她的白腿，腿根部那黑茸茸的地方，呃——先人哩！孙志福哩！人的个一生哩！他就是死了，被雷队长一绳子捆了，枪毙了也莫过是那么个事啊！老子没有死过吗？没有在枪林弹雨中流血倒下吗？他感觉自己一骨碌从地铺上挣起来，朝沟底走去。他呼呼地喘着粗气，身下面那东西无比胀硬，胸肋内弹片剧烈疼痛，听见冲锋号滴答滴答地吹响，飞机轰轰地掠过头顶，抛下炸弹山崩地裂碎石飞溅，机关枪哒哒哒密集扫射，他栽倒在地上。他浑身枪眼，冒着发烫的鲜血，伸手抓去，抓到的是自己同伴的尸体。

五

孙志福对炼钢的整套程序技术非常娴熟,知道咋样装炉、冶炼、流出钢水。装

炉三层三层地向上码摆,铺一层青冈木、铺一层焦炭再铺一层矿石。他分管着一座高炉,除此也还背着药箱,只是这年正规了,指挥部下设了一个像样的医务所。说来也巧,这日来了个通讯员传孙志福去部里,说部领导生病,医务所的医生恰值巡诊去了远处。孙志福受宠若惊,领导生病要让我孙药箱诊视哩?急忙背起药箱匆匆赶路,仿佛头一次觉出这药箱的分量。这条河谷到处是高炉群、到处是地窝棚,前方指挥部的房屋显眼地矗立一排,所以显眼是因为整个工地除了此处建有地面上的房屋,其他处便全都是地窝棚了。所谓“地窝棚”,就是建高炉时取土挖下去的坑,坑顶上搭些树枝子草帘子一蒙盖,民工们都像田鼠样住在地下。

孙志福跟随通讯员走进指挥部那间房屋,他很拘束,慌张地立在门口。他嗅到一股完全不同于地窝棚里的清新气味,看见一个年轻丫头卧在床上盖着被子,那床单和被子很整齐干净。她一撩被垂腿下床,她就是宁远县炼钢团总指挥马玉凤。

她松散的头发没有梳理,脸腮烧红带着病色。通讯员上去为她叠被,她声音懒懒地说:“小王,给他倒杯茶,让他坐。”

孙志福未敢就座,倒是她自己挪动了两步坐在那把椅子上。“唉,感冒啦,有啥药你就配给我几片子吧!”

孙志福立时蹲下身打开药箱掏出一支体温表,马指挥一副大干部模样,手无力地挥说:“烧得不轻,不用试,你就拣最厉害的药配给我!”

“马总指挥,药片不是能瞎给的,我虽然是个土郎中,起码也得摸摸你的额头哩!”

“那就摸吧,谁不让你摸!”

孙志福凑近,把手在自己的衣裳上擦蹭了擦蹭,终还是觉着摸她的额头很吃力,末了用手背儿去贴靠。“噢!马总指挥,是烧得不轻,你有汽车哩,赶快去县城医院吧,去迟了我怕耽误你!”

“哼哼,”马玉凤用鼻孔轻轻一笑,“叫你来就治不了病么?你整日背着个药箱是做样子的么?”

她就像训斥一个当兵的。而他双脚立正,两手中指贴着裤缝。

“你当过兵,是吧?”

“是,在朝鲜。”

“你带过兵么？”

孙志福摇头，“没有。”

马玉凤毛茸茸的眼睛望着他有顷，像是在考虑让他“带兵”哩？

“当过兵就该知道，我离得开‘火线’？”

“马总指挥，那就得打针，吃药效力不行。”

“打啥针？”她眨巴着眼皮问。

“潘基西林青霉素嘛。”他说。之后从药箱里取出一盒针剂摆递在桌上。“这都是新进的药，灵验得很，你传唤个女护士来给你打针。”

“那你怎么不能打，你那药箱里只有药水水，没有针管吗？”

他慌慌窘窘地解释：“有，可是，可是，要打那部位哩！”

一旁的小王“嘿嘿”地笑。

“你这个郎中咋这么封建，打哪里不就是个打针嘛！”她说时就站起身，把手伸向腰际解开裤带。

孙志福竟然打针打得十分好，十分利落，因为他自己身上挨过的针扎太多喽！他一早一晚准时来为马玉凤打针，一连打了三天，回到宿地他的头一件事就是煮针管。有时来指挥部她不在屋，他就候在门外，屋墙下一蹲，宁可误了吃饭。这晚天都大黑了，马玉凤赶回来见他还候在门口，“噢，你真是个当兵的！我已经好利落了。”

油灯下，她伏在床边，他轻轻揉抚着酒精药棉，推着针管，看到她那段白皙的晃晃亮亮的臀腰，他心上立时颤抖抖地想道：他怎么跟那个地主小婆就没这种机会哩！打针慢慢推药，他跟她聊两句闲话：“马总指挥，今晚咋回来得这么迟？”她说：“去处理火情。”他问“哪里有火？”她说：“林子里。”

那是进山伐树的人，燃炊造饭引起山火。孙志福并不关心那火势，关心的只是后来马玉凤带人手进山扑火，传唤监管大队的民兵，恰不巧雷大队长好酒喝得烂醉，睡在他的地窝棚内。就为这事，这个梳两只毛刷儿的丫头，在她病愈之后的第一天，就威风凛凛地当众宣布，撤销雷xx的职务，即日起由孙志福接任监管大队的大队长！

孙志福没想到这么幸运自己腰间也配挂起一把“五四式”！有个右派分子向他讨好地说：“大队长，别小看这把手枪，日后你起码是个正科级干部！”他屁股后